晉綏日報

民國廿九年九月十八日創刊　第一四一八號　原名：抗戰日報

半月文摘 第十七期

殺場口（郭沫若）
「二流少帥」馬鴻逵（秦環）
冷與廿——魯迅精神（郭沫若）
繽紛的喜劇（徐盛）
大剛報易主記（野路）
「中和黨」如此選舉（林南）

尋人啓事

李富有

山西離石縣第二區白石溝南坡村人，現年二十四歲，一九四〇年參加決死四中隊，後於七一七團，再不知去向，見報者望給家中來信，倘有知其下落者，乞請賜告，不勝感激，來信請寄山西離石縣石盂門劉家財收轉南坡村李安發。

父李安發

方山溝門 馬村長以行動改正錯誤

堅決發動群眾清算地主

（方山訊）一區溝門村長馬富樑，在全縣農代會上關於土地改革的討論中，深深認識了地主撥賦剝削農民的各種陰謀手段，認識到地主土地及財產都是剝削勞動農民來的，勞動人民要翻身，一定要土地回老家。並且認識檢討了自己過去兩個對好的思想，是對地主的本質認識不明確，妨礙了群眾的清算運動，決心回去改正。（在農代會反省消息載本報三月二日一版。）

深入訪問群眾疾苦 檢討自己發動清算

回到村裏，他首先熱心的向群眾、幹部進行了自我檢討，又挨門挨戶的訪問群眾生活及疾苦。他到小山莊東道溝訪問張福元，探樹強、張福錄：「你們如今受到村政負不了？」「分銀分地分款給你們分來沒啦？」「幹部們對你們好賴咧？」「今年的吃糧紙穀夠不夠？有什麼困難？」群眾開始不向他說真心話，回答說：「如今可好咧，不受制。」這時他很虛心的向群眾反答：「咱們做的工作不對的地方可多哩！我私借了群眾的四萬元反賣了沒款，好幾個月才歸還了，使群眾吃了虧了，有我工作不深入，幹部們多分了東西，我也沒有負資料正。」一說到這裏，張萬元就提出：「別的不受制，就是不叫鬥爭李銀辯受制，不能出這口氣就行了。」村長說：「不叫反李銀辯當是我的不對，我沒有留滑他剝削農民的罪惡，壓制了大家的意見，只要大家都同意和他鬥爭，我一定幫助大家協成功。」張俠一說，一個傳一個，一天功夫就傳遍了全村，群眾都跑來問村長：「能鬥爭李銀辯咧？」村長又把「大家同意就行」的話說了一遍，並說：「他是大地主惡霸，以前沒鬥爭他，全是我的思想不對頭，大家對他有意見都往出提。」一當時六斤、有富、三元、侯蒔保，中農劉廷貴也都提出要和李銀辯算賬，村長叫大家和村裏人商量，搜集事實，把發展也發動上，大家說：「能行！」就散了。兩天後群眾就發動好了。

馬村長立場站得穩 拒絕地主三請吃飯

發動群眾中，地主惡霸李銀辯看見群眾都斷結在村長周圍，知道風勢不好，企圖收買拉攏逃避群眾鬥爭，李銀辯請村長到他家去吃飯，連請了三回，都被馬村長堅決拒絕了，群眾這時更認識了村長是真正替了大家，鬥爭情緒更高了。這時住在地主院內的一個與地主幹部有親的被地主小恩收買，給地主通風報訊，叫地主偷跑，但又被群眾發覺，追到赤紅村又捉回來。地主把東西都背放到高侯潘家寨，要高侯潘保藏。高根雙許給高家，說東西全是他的，東嶺李銀辯根食內有他的五斗穀子、六斗夜麥，又說他丟了廿幾元白洋的一架眼鏡，是群眾拿去了，還要上告。但在馬村長領導下，地主及其走狗玩弄各種詭計，都被群眾揭穿了。

第三天，群眾男女七十餘人向地主惡霸李銀辯展開了清算鬥爭。貧農郝三元鬥爭他說：「李銀辯！你那年把水道放到我家房前窗上，院子裏灌了好多水，我父親改了一下水道，你拿[illegible]個耙子打的我父親幾個月不能動彈，這冤有沒有算啦？」接着佃戶宋海旺也氣憤的質問：「李銀辯！過去我租種你的二十來垧荒地，二垧熟地，那年我開種了二垧熟地，荒地陽坡沒來種，你就和我要兩石莜麥租子，我不給你，你就把我打的半年沒動彈，你用繩綁把我的腳捆住，拉到村公所，你記得不記得了？」六十多歲的中農劉娃貴，眼像火的不行，[illegible]告李銀辯：「大家還不了你，過去受你壓負的實約數了。」群眾擁擠聽了一天苦，共提出四十多件壓迫事實：全村五十餘戶人家，他就打了二十幾個人，群眾開過荒地他收了租奪了地的有四十餘垧，爹為劉某個的鄉垧鄰地，他把人家的墳壁拆了，把井叫水推了，地說了河，石閭他移了住處；一個僱工不留意動了他的一苗穀，他就扣了一分工錢（一天只賺五分工錢），還把僱工辭退了。

群眾認識新政權幹部 是實心實意為老百姓

鬥爭結果，向地主清算出窯十三眼、房子十四間、糧食十七石、耕地十二畝（地前已拿出一次）、老紅契一張、新約五張、白洋九十七元、農具百餘件，打毀五頂、用具四百餘件，經群眾民主討論，分配給貧苦群眾、抗屬及貧苦僱民，今年群眾生產上的困難全部解決了。

會後，群眾充滿了歡欣，貧苦無路者說：「我租種了幾十年地，長年出租子一石多，今年給我分了五垧地，不但打的糧食全是我的，地也成了我的啦！這全是溫上共產黨新政權來。」群眾說：「現在的幹部真是實心實意為咱老百姓，做的不對了，就向咱老百姓反省，承認錯誤，李銀辯再不敢欺負咱們了，千年的冤仇一下報了。」（張玉潤、郝生光）

文水民兵參戰隊 襲擊進犯敵繳獲機槍

（文水訊）閻頑北胡家堡之閻頑「兵先團」一部一百餘人，於三月十五日出犯我關家堡一帶，我某區民兵參戰隊，事先設伏於關家堡村四灣壕下，當敵進入我伏擊圈後，民兵孫長岳四忙一槍射倒一人，」一個扛機槍的敵人在民兵封子槍射擊下，丟下機槍帶着傷逃命，在他忙跑過去拾起機槍，此時敵人撲過來，他就拿起繳獲的機槍一陣射擊，將敵擊潰，共擊傷閻頑排長二名，士兵二名。（韓生榮、何月郎）

（文水訊）二區民兵參戰隊於三月二十三日伏擊徐家鎮出擾敵，擊傷閻頑警衛團三名。二十五日該據點敵又復出犯抓丁搶糧，經我阻擊逃竄，活捉閻軍一名，繳槍一枝，子彈五十發。（韓生榮）

平介縣保安機關 掌握寬大政策有偏差 抑制了群眾復仇要求

（新保訊[illegible]一日電）上月底據東之七分區據幹檢討出平介某些地區在執行寬大政策中，忽視對惡極的奸匪作必要的鎮壓，並不正確的抑制了群眾行動。去年十月邊緣區某村偕同游擊隊捉住閻頑一「特派員」及村警一名，他們搶劫、姦淫、捆打群眾，無惡不作，群眾要求將其槍斃處刑，當時保免張等退回報復。但該保安機關抑押二十多天後即放，張逃回後，向群眾施行報復，洗劫了幾戶的家財，引起群眾不滿。又某村民兵曾發現特務組一名，鄉解保安機關處理，保安機關未深入審查即放，該犯返回後，即公開帶引閻頑「治村」武裝，破壞我當地工作，抑捉幹部民兵。一月初閻村敵人搶去我二區保安隊員的家，打擊我保家隊員的鬥爭情緒，幾個戰士情緒動搖，一再要求給閻頑匪徒家以告，但領導上未接受戰士要求，嚴懲隊員們情緒及其麼生活。獲得對寬大政策執行中的偏差，使不少積極份子與群眾被仇恨無法報復，情緒低落。同時閻頑「治村」人員亦更肆無忌憚欺壓群眾，造成在邊緣區對敵鬥爭中更多的困難。（文）

簡訊

三月中旬太[illegible]閻頑一九六團[illegible]士兵四人，[illegible]路過高白[illegible]據點[illegible]大隊扣捕，[illegible]守他們的上士[illegible]說：我也早想[illegible]是沒伴。[illegible]他們一齊跑[illegible]。（張葆）

松南戰役中 我殲敵一萬一千餘

繳獲大小砲一百七十餘門、機槍七百餘挺

（新華社東北四日電）據東北民主聯軍總司令部不完全統計，此次城子街、靠山屯兩大殲滅戰之松花江南戰役中，共斃傷蔣軍官兵三千五百餘人，生俘蔣軍新一軍三十師八十九團團長程琪、七十一軍八十八師二六三團團長閻瀛岩、二六四團團長以下官兵九千餘人（以上包括七十一軍軍部直屬隊、八十八師全部、八十七師一部、新一軍新三十師八十九團全部、新六軍新二十二師一部及保安第十團全部），繳獲各種美製砲八十餘門、輕重機槍七百六十餘挺、六零小砲九十餘門、步槍五千餘支，擊毀并繳獲坦克五輛、汽車六十餘輛、戰馬六百五十餘匹、大車三百餘輛、電報及電話機五十餘部、彈藥物資無算。

大踏步前進大踏步後退 松南戰役勝利結束

（新華社東北四日電）二月二十日至三月十六日[illegible]

五寨舊堡行政村貸款
首先滿足貧僱農要求
李家口子幹部為烈抗屬包耕

（二分區訊）五寨二區舊堡行政村通過春耕貸款，澈底解決貧僱農的生產困難。小口子是個十一戶的小村，有一戶地主、一戶富農、五戶中農、十[illegible]戶貧僱農。在這次土地改革中，十[illegible]戶貧僱農均分得了土地和房窯，在戶中農也分得部分的鬥爭果實，但因貧僱農過去被地主剝削太狠，生產上仍有不少困難。這次貸款首先照顧他們的要求，給予充分的滿足：如僱農楊[illegible]仁三十多歲了，還沒有成家，父親被敵人炸死，母親也早死了，只留下一個十來歲的妹妹，無房無地。這次他分到水地二畝三分、平地十垧、坡地四垧、水磨四分之一、牛六分之一、糧食八斗、鍋盤四萬，但口糧籽種還不夠用，他計算除自己折變、打短能解決一部份困難外，還需要莜麥三斗半、莞豆二斗、小米五斗。另外像高三滿也是這樣；十幾年的窮得餓了老婆，靠拆攬過活，颳風下雪的日子，就要餓肚子。這次分到了水地一畝八分、平地一垧、坡地三垧、牛六分之一，但他們還需要六斗黑豆、莜麥、山藥和八斗小米，才能解決春耕困難。他們的要求，經村民大會討論，這個村貸了九石七斗糧（小斗），各個困難都解決了，生產情緒非常高漲。李家口子村和貸款同時，村討論抗屬代耕問題：抗屬趙三小家三口人，這次分到四畝水地、三垧平地，因沒勞動力，決定由村主任毛四則（新翻身戶），自願包耕三垧平地和一畝水田，其餘由民兵隊長[illegible]自願給擔糞和鋤一畝水田，其餘幹部也自己擔了耕地。在幹部帶頭推動下，抗屬屬於無勞動力的困難，都得到全部解決。（陳平）

保德初步檢查貸款工作
發現了幾類錯誤作法

（保德訊）保德[illegible]是有些地方的貸款工作的[illegible]，[illegible]一部份[illegible]。半個月貸款工作的初步檢查，發現下列幾類問題：

平均分散

貸款戶幾佔總戶口百分之四十，王家溝村一百二十戶，全村一半要貸[illegible]，決定貸給四十一戶，[illegible]全放棄領導，大家[illegible]就有五十一戶，結果只好平均分配，最多的分到二斗五升，最少的分到一升。[illegible]

「二流子」，[illegible]一齊說：「讓[illegible]」[illegible]你們分去吧！」幹部群眾怕惹人，馬虎地給「二流子」了。

以生產情緒決定貸多少

單純從生產情緒決定貸款高低，[illegible]有些貧苦群眾，因生產條件太差，生產情緒不高，貸款就受到限制。[illegible]因為勞動能力差，去年荒了幾塊地，[illegible]

以思想情緒決定貸不貸

有的地方以政治覺悟[illegible]決定貸不貸。[illegible]

偏關赫家山村長當記
糊塗貸款霸佔紡織
幾年來貧苦群眾吃虧很大

（偏關訊）[illegible]赫家山村長張[illegible]富（富農）和[illegible]紀錄，自四五年貸取了政府貸給群眾的紡織原料和工具以後，就霸佔全村紡織，[illegible]剝削群眾。四五年[illegible]紡織時，[illegible]人把自己家的女人和另一個地主女人，總領上紡訓班學習，[illegible]

紅意見

抓緊整理義倉及舊貸糧款

[illegible]和貸放工作同時進行的，是把整理義倉、清理鬥爭果實、「積欠」[illegible]，當作解決貧苦群眾[illegible]一部份力量。[illegible]

讀者來信

對邊區處委會的一點意見

編者同志：

邊區處委會劉燮來等八人，由興縣到五台工作，沿路強迫行老百姓的抗勤牲口，不顧群眾正忙於送糞，每人要騎一個牲口。三月七日他們八個人，由何家[illegible]，到[illegible]三區杜家村換差。村公所當時派起毛驢二頭、騾子一頭，但有五個毛驢，又到村研究分配，[illegible]要求公所大院[illegible]，[illegible]，村長、[illegible]

瓦塘村幹部
讀了「幹部過五關」
退出多分的好地

（本報訊）五[illegible]瓦塘村去冬土地改革中，幹部曾利用工作職位，多貢多分了不少鬥爭果實。最近研究了報紙上刊登的「幹部過五關」，幹部文來[illegible]，大家認識到[illegible]

婦女張杏兒
空手捉俘虜

（本報訊）三月一日，交城[illegible]

嵐縣南大常村
修渠伸棉擱紡織

（新[illegible]訊）嵐縣[illegible]正在加緊修渠[illegible]

平漢南段一週反擊戰
我殲敵五千收復五城
造成今後大規模殲敵的良好機會

（新華社冀魯豫四日電）人民解放軍在平漢南段反擊戰，已殲敵五千，收復五城。冀魯豫軍區野戰司令部公佈三月二十五日至四月一日一週戰果稱：（一）收復湯陰、封邱、延津、陽武、原武五座縣城及據點數十處，解放濮陽、滑縣、汲縣以南黃河以北橫二百里縱一百五十里的廣大農村。（二）控制宜溝以南新鄉以北鐵路百餘里，新鄉至黃河橋一段鐵路。（三）殲偽保安團官兵三千餘人，俘二千餘，豫北蔣軍恐慌異常，急忙趕調黃河南保衛之後備兵力六十六師、第九師共六個旅馳援，但仍不能挽救其豫北之危局。敵在豫北共有二十個正規旅，現有十九個旅困於新鄉、汲縣、滑縣、長垣、黃河橋、安陽、焦作等七據點，其餘[illegible]駐守。這將平漢兩側廣大鄉村已為我收復。此種形勢，造成了我軍今後大規模殲滅敵人的良好機會。

我軍收復濮陽
正跟蹤追擊敗敵中

（新華社冀魯豫四日電）劉伯承將軍所部人民解放軍，於一日下午四時收復濮陽城，殲敵四十七師[illegible]，人民解放軍正跟蹤追擊中。此役，獨獲彈藥甚多。

魯南我軍自衛反擊
殲敵一個團大部

（新華社魯南前線四日電）魯南人民解放軍一部，於上月二十九日晚對向魯南山區進犯之蔣軍發起自衛反擊，[illegible]之蔣軍七十七師三十七旅一團大部被殲滅，收復抱犢崮（棗莊以北），戰果正清查中。

（新華社魯東前線四日電）（遲到）上月十八日晨七時，[illegible]

（新華社山東二日電）津浦路西南[illegible]

察東軍民月餘奮戰
粉碎「清剿」殲敵千五

（新華社晉察冀四日電）（遲到）察東軍民已徹底粉碎蔣傅軍「掃蕩」「清剿」，殲敵一千五百餘人。去年十二月中旬，蔣傅軍沿平綏路[illegible]

蘇州饑民抗租

（新華社滬四日電）[illegible]

閻錫山壟斷下
太原市戲院攤販
受排擠無法營業

（太原訊）[illegible]

繳獲敵人汽車！
冀魯豫敵後游擊兵團
十天繳獲卅二輛汽車

（新華社冀魯豫三日電）「繳獲敵人汽車！」——冀魯豫敵後游擊兵團，在這一戰鬥口號下，自三月八日至十七日十天內，已繳獲各種汽車三十二輛。[illegible]

津聚興金店
當了犧牲品

天津之聚興金店[illegible]

莫洛托夫在外長會議上
堅持蘇聯賠償要求
馬歇爾公然表示拋棄波茨頓決定

[illegible]

比利時地方選舉結果
顯示比共進一步發展

（新華社陝北一日電）據「世界新聞與評論」雜誌載稱：去年十一月二十四日，比利時地方選舉的結果顯示了比共進一步的發展。選舉結果，與從前數年的比較如下：一九三二年，二十八個市區中，五八名共產黨人當選。一九三八年，七一個市區中，一二二名共產黨人當選。一九四六年，三五零個市區中，六八六名共產黨人當選。在一九四六年的選舉中，共產黨人在七個市區中居首位，在許多市區中，工人階級的團結或民主合作，擊敗了反動的多數黨活動。

為爭取獨立而鬥爭
印人大騷動繼續擴大

（德新德里訊）印度人民大騷動已經在印度全境繼續擴大。[illegible]

英美在德所獲賠償
超過蘇聯賠償要求
朱可夫以具體事實揭露

（新華社陝北二日電）[illegible]

馬歇爾送交莫洛托夫
關於中國情形之備忘錄

（新華社陝北二日電）莫斯科訊：[illegible]

思想反省

自高又自私模糊了階級意識

高崇林記

——民兵營教員白不勝同志在行政村幹部會上的反省——

我今天才認識到自己思想上有很多毛病和錯誤，反省出來自己決心改正，同志們也可以作個學習的材料。

自高驕傲妨礙進步

我以前認爲那一個村的工作，也不如我們賈家溝行政村，因爲四四年是白抓晃創造的模範村；四五年有廣兆作在村裏搞工作，他是興縣的勞英，工作搞的很好；每次區上開會，都要我村做典型報告，表揚我們。我又覺得我們行政村的一切工作，都有成績。看吧，紡織工作搞開了，全行政村有織布機八架、民辦小學四處、還有一座藥鋪、二流子也沒有啦、農民也大部份翻身啦，我覺得我們的工作樣樣都有，樣樣都比別的村子好。

我只有一個很不好的想法，覺得在賈家溝說的來，那一個幹部也頂不住我，白不勝，因爲和我一再參加工作的劉國底、白抓晃、劉海夫三個同志，都調到區上工作去了，幫下的幾個村幹部都是我培養起來的，他們工作的經驗[illegible]。又產生了一種自高自大的想法，覺得我一離開，工作非我不行，我啥事也做不成，覺得所有幹部，誰也沒有我對村裏情況熟悉。所以我更抓緊做起來。

脫離群衆了

我家有四口人，去年群衆給我代耕了二十垧地，我下鄉工作，抽空回到家裏，一連住上幾天也不上地，我媳婦在家裏也不勞動，常常和人家吵嘴。因此，群衆對我很不滿意，我就說群衆不好了。去年收成不好，我打了二十多口袋糧食，還不滿意群衆，埋怨人家沒有給我代耕好！又埋怨上級不關心我。你看我糊塗到什麼程度了！

從受不住批評到自我檢討

我沒有參加縣幹部會以前，對於自己上面這許多錯誤思想、糊塗觀念和脫離群衆的官僚作風，一點也沒有認識到，認爲自己一切工作都做好了，沒有什麼問題，又覺得在八年工作裏艱苦奮鬥，上級應該說我好，多關心一些，我才穿的吃的好一些。在縣幹會中間，有些同志稍微給我提點意見，自己就覺得非常懊恨，一天也不發言，還恨那些對我提意見的同志，一天不說句話。趕到會議完了，我腦子裏還沒想通。

從具體事實檢查我的思想

現在在咱這三個行政村的幹部會上，我一面開會，一面低頭想想，才覺得我上面所說的那些思想作風完全不對，實在說，七八年來的工作沒有做好，並且做得太差了。現在就來看看：

全行政村現在還有十一家地主，有十二家帶着封建剝削尾巴的富農，他們保留下一百五十多垧很好的水地和坪地。再拿地主奧步房說吧，他家自保留下水地兩垧，好坪地五垧，塔地七垧，……還有地主白萬池在去年土地改革期間，也就鑽空子，要陰謀，把一百多垧[illegible]的賴地「獻」出來，結果農民都不要，他卻把十一垧好塔地、二十多垧好坪地私藏下了，一點也沒動，無地少地的農民沒分得一點好地，工作做好了嗎？算執行了土地改革嗎？

在發展紡織上也沒有做好，譬如紅月自然村，很好的貧苦農民窮苦抗屬的女人教會紡織，反過來卻幫助了地主的女人。又如四四年發來的棉花貸款，我們貸給了地主胡會娩和富農劉玉文，說是人家有人手做，對於基本群衆、反穿不上衣服的人家，反說他家沒人手，沒貸給。又如出家台自然村，共發了二十石糧食的農貸，這村三百一十三戶人家中，缺吃、缺穿沒有翻身的就有五十多戶，沒穿沒吃的沒有十戶，可是我們當時沒有很好的貸給這些基本群衆，反而貸給了地主白雲四石多糧食，這做的是啥工作？走的是那路線了？那時我自己思想多模糊呀！我明明看見貧農白富拴家五口人沒吃沒穿，卻說：「他一家一輩子也翻不起身來。」這次村長丟領在分土地時，村裏給白富拴分下好坪地三垧、塔地四垧，還有山地，他高興極了，每天要着兩個大擁，春耕開始，他就好好，閒了，曬得起早睡晚，人都稱讚他。這一個實例子，才大大教育了我，我才知道過去自己的階級立場太差了。

我這種自高自大和脫離群衆的作風，階級立場和階級觀念的模糊錯誤，今天祇能算是初步的檢討，以後還要繼續反省，決心改正。

編者的話

白不勝同志的思想檢討，是一篇很好的教材。他通過很具體的工作和事實，從原則上來檢討自己的思想和工作作風，這是一個很切實的改造和提高幹部思想作風的方法。希望各地同志認真研究和學習。

但要提醒同志們注意：如白不勝同志自己所說的：「這祇能算是初步的檢討。」絕不能滿足於這些檢討，能夠認識過去的錯誤，這是一個進步，但檢討了，還不等於就解決了問題，還須決心在以後實際工作中去切實爲群衆利益克服自己的缺點，才會不斷的進步。這一點對任何同志都是一樣。此外檢討出自己對群衆代耕的不滿，以致女人不勞動，這是非常要緊的事實，還須在自己的工作作風上，自私自利的根本觀點上，對這點應該檢討清楚，才能徹底改正。

記工人郭如洪同志

彭開奇

在被服廠和軍實科的英雄選舉會上，郭如洪同志被推選爲勞動英雄。

郭如洪是釣毅工人，今年快四十歲了。他當戰士時，參加戰鬥，受過傷，身體很弱，對於工作卻很認真，春天很少說話，只是埋頭苦幹。他對於布疋和剪數工具，特別愛護，別人不願意用的或丟下的剪子，他常拿來修整一番，自己使用。在剪裁布疋時，很細心地決不浪費一尺一寸。在四四年的時候，我們這裏常剪裁不注意，浪費布，剪裁下的零布條堆在一邊沒人管。自從他來了以後，這種浪費的情形，就再沒發生過。

學徒們都愛和郭如洪同志接近，因爲他能耐心幫助人，譬如：這有萬同志會因情緒不好，幾次要求調換工作，可是經過他耐心的勸解和教育後，又變成一個工作積極的好同志了，後來成爲光榮的共產黨員。

曾有同志給他介紹了一個女人，他便向組織上提出意見，組織上考慮到對方是個落後婦女，恐怕不能幫助他，還要妨礙他的工作，他很樂意地接受了組織的意見。

郭同志是臨縣人，出身貧苦，九歲就給地主放羊攬工，一直換到十七歲。後來過繼給別人，得下了幾畝地，他年年辛苦耕種，可是不幸在天災，生活比前好了些，特別是地主老財的高利貸剝削下，逼得他又破產了。民國二十五年他參加了紅軍，從事革命，抗戰後，他在晉西北戰役中受傷，左手成了殘廢。

那時他在醫院養了幾天，又要求重上前綫，組織上照顧他的健康，把他派到被服廠工作，後來調到營部。他在營裏兩次被選爲勞動英雄，來營前又被選爲甲等勞動英雄，這次又當選爲被服廠勞英。

旺旺翻身

孫穆

旺旺今年十二歲，
沒的吃的沒鞋穿，
穿件爛襖露着肉，
穿件短褂沒袖袖，
天明起來去拾糞，
凍得小臉小手凍了疆。

二

旺旺從小就受恓惶，
跟上他爹當了五年小長工。
今年窮苦人要翻身，
要和地主去鬥爭，
旺旺爹是個老好人，
還給地主留面情，
旺旺心裏很精明，
他說：
「爹，咱家爲甚窮了？
爲甚餓着肚子沒人問？
還都是死人精（地主）
刮走了咱的糧食，
剝走咱的錢，
你心痛不心痛？
你還給地主留甚情？」
旺旺爹聽了兒子的話，
摸摸心頭細盤算：
「當了一輩子老長工，
血汗流在土圪塔上，
收成裝進地主的倉，
從春到夏受苦苦，
從夏到冬吃不飽，
我兒娃小說話有理，
窮人翻身要靠自己來鬥爭。」

三

鬥爭會開了好幾天，
地主出來要濫賬，
旺旺爹也想又洩了火，
旺旺把地主門場不放手，
和地主不能講情面。
旺旺又氣又發光，
小拳頭舉在半空中：
「我家窮在你身上，
幾輩子都沒翻過身。」
地主急忙說：
「好孩子，
伯伯那樣虧待過你了？」
「呸！不要臉，
顯有（地主名）你不要日弄我，
年時在你家做活，
肚裏餓得不行，
吃了你家的一個燒餅，
你打了我十七八棍，
問你心痛不痛！」

四

鬥爭會勝利了，
地主的土地衆人分，
全村人都喜炸了。
旺旺爹在前走，
旺旺在後跑一跳一蹦，
去分地去分房。

蔣區民謠

陝北人民在一首描寫蔣管區參議的民歌裏說：

妮妮，快點長，長大嫁給鄉長，吃香的，穿光的，兩邊掛的掛槍的！

妮妮，快點長，長大嫁給縣長，坐汽車，喝咖啡，騎洋車，披大氅，皮鞋底咯咯響。

在送軍糧中人民唱出這樣悲哀的歌曲：

去時牛拉車，回來車拉牛，牛死啦，車壞啦，剩個牛鈴回來啦。

投奔八路軍

留路

十一月十二日，漢奸閻錫山駐在文水的「愛鄉團」抓來了一個某村的老百姓，強迫當了兵，三天後又出發到了這位老鄉的村裏，他就向排長請假要回去取被子，排長怕他乘機偷跑，便派老兵弓愛喜跟守，並叫弓帶上槍。原來弓愛喜也是被抓來的，他是某村人，今年十七歲，當他倆離開部隊快要進村的時候，這個三天的新兵就對弓愛喜說：「咱們還能受下那罪了？不如咱們乘機跑吧！」弓愛喜說：「咱們趁着幹勾子軍？害了老百姓，回家害了自己。咱跑吧！」兩人商議好了，就回家裝了些花生，一個帶了槍，一個帶了兩顆手榴彈，往村外就跑。剛出村走了一里路，就發現後面有人追來，他們開槍打擊，弓愛喜回擊了三槍，他倆便奔向四山，投奔了八路軍。

閻錫山定官價

閻錫山，瞎計劃，
草料換食定官價，
價錢小，斗秤大，
百姓不敢多說話。

（紀行記）

綏蒙騎兵的故事（續）

余杜白

（二）李八義追殺殘敵

俗擁護戰鬥勝利結束了，司號員吹了收兵號，部隊抬着勝利品、押着俘虜整合的時候，猛地不見了五班長李八義。大家都很奇怪：「犧牲了嗎？可是剛才還見他呢。」一會，李八義騎着那匹白馬，手上提了四根步槍，押着三個俘虜從西面回來了。他向同志們敘述了剛才追擊敵人的故事。

他聽見了收兵號，可是見敵人的殘兵部隊還在飛跑，於是他重新騎上馬追了上去。最末尾的一個敵人是一個騎紅馬的傢伙，李八義的馬快，一個猛子就趕上了他，大吼：「還不下馬，看刀！」正待舉刀，那傢伙一骨碌跳下馬來，雙膝跪下哀求道：「饒命呀！饒命呀！」李八義接住俘虜遞過來的槍，兩腿一夾，千里白馬又奔馳上去，好快的馬呀！地下的草和碎石都拉成一條一條的綫在脚底下飛過，馬的腰身顛起了一起一伏的巨浪，要沒有李八義這樣本事的人準會摔下馬來。可是李八義兩腿緊緊夾住馬腹，眼看着前面就是一個戴亡國奴帽子（美國帽）的傢伙，那人企圖逃脫大刀，拚命用馬鞭打着馬屁股飛跑，看看兩馬相接，李八義的刀一閃，那人一個倒栽葱從馬上跌了下來，李八義帶住馬，跳下來拾起步槍，又追向前去。敵人的大隊，已逃的無影無蹤，只有兩個掉隊的還在拚命掙扎，李八義大聲叫道：「老鄉，繳槍不殺！」但是那兩人還是拚命趕着馬飛跑。李八義催馬從他們的左面衝上去，看看只隔三尺來遠，李八義揮過右手一刀，正中那人左臉，這才下馬投降。說時遲，那時快，當前面那最後一人正待逃命時，李八義又是一刀劈去，正中那人後腦勺上。李八義才回轉頭來打掃戰場，押着俘虜回來，他騎的馬像是剛洗了澡似的，全身水淋淋，他自己也出了一身大汗。

（本節完，全文待續）